

《拾玉镯》（一名：《买雄鸡》；一名：《孙家庄》）

主要角色

孙玉姣：旦
傅朋：小生
刘媒婆：彩旦

情节

陕西郾郾县城外，孙家庄孙寡妇，生女曰玉姣，豆蔻年华，风姿曼妙。其母因家计困穷，业养鸡为生活，孙玉姣则日事女红，藉佐炊爨。有世袭指挥使傅朋者，至郊外踏青，乡村间柳绿桃红，已极游目骋怀之乐。忽于竹篱茅舍中，见一绝色女子，手托香腮，停针不语，若有所思。傅朋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遂不顾唐突，上前询问姓氏。孙玉姣见傅朋风流潇洒，亦不愧为翩翩浊世之佳公子，脉脉含情，备告以母女历史。傅朋赠以玉镯，孙玉姣故作羞怯，却而不受。傅朋委镯于地。孙玉姣俟其去远，始拾藏于袖。不意二人缱绻深情，早为邻居刘媒婆所窥破，突至孙家，诘问玉镯之所由来。孙玉姣红晕于颊，言语支吾。刘媒婆直道其隐，孙玉姣无可掩饰，恳刘媒婆不传于外，以免旁人之飞短流长。刘媒婆遂甘言以诱之，且肯为成全其好姻缘，索取表记，回赠傅公子。孙玉姣乃与以绣鞋一只。

注释

后刘媒婆子刘彪，见鞋图奸，竟演出种种惨剧，傅朋性命，几乎不保。幸有未婚妻宋巧姣，直至太后前鸣冤，由刘瑾为之彻底根究，始得昭雪。《法门寺》一出，即此剧后本，详情均载在内。

根据《戏考》第十六册整理

【第一场】

（孙玉姣上。）

孙玉姣（引子）愁锁在眉头，习针黹，挑罗刺绣。
（念）泪湿罗巾袖，新愁加旧愁。春光容易过，薄命女含羞。
（白）奴家，孙玉姣。不幸爹爹早年亡故，留下母女二人度日。今日母亲，去到前村听经去了，留我一人在家。清早起来，烦闷无事，不免捻针刺绣便了。

（孙玉姣拈针纫线。）

孙玉姣（梆子慢板）二八女在房中心中自叹，
思想起儿的父好不惨然。
都只为遭不幸把命染，
留下了母女们受尽熬煎。
我的母到前村听讲经卷，
只剩下奴一人看守家园。
终日里在家中挑针纫线，
但不知何日里才得安然。

（傅朋上。）

傅朋（西皮流水板）有傅朋清晨起闲游玩，
出城来在郊外散闷消闲。
看桃红和柳绿春光无限，
不觉得来至在孙家庄前。
迈步儿门前观看，

（刘媒婆上，孙玉姣开门，刘媒婆下。）

傅朋（白）妙吓！

（孙玉姣闭门。）

傅朋（西皮摇板）见一位二八女亚赛天仙。
我这里迈步儿抽身回转，

（傅朋下，孙玉姣开门，傅朋上，孙玉姣闭门。）

傅朋 (西皮摇板) 我二人怎能够结下姻缘。
我这里将玉镯脱离手腕,
走向前放至在柴门外边。

(傅朋下。)

孙玉姣 (西皮摇板) 适才间开了门来观看,
见一少年赛潘安。
站在门前将奴看,
倒叫我二八女面带羞惭。

(孙玉姣开门看, 脚踏镯, 拾镯看。傅朋上。)

傅朋 (白) 呵欵。

(孙玉姣放镯, 赶鸡。)

孙玉姣 (白) 呕哧, 呕哧, 呕哧。

(傅朋拾镯。)

傅朋 (白) 那位小娘子, 请来见礼。

孙玉姣 (白) 有礼相还。

傅朋 (白) 这里可是孙妈妈家中?

孙玉姣 (白) 正是家母寒舍。

傅朋 (白) 既称家母, 想必就是孙姑娘。

孙玉姣 (白) 不敢。请问少年, 尊姓大名?

傅朋 (白) 在下姓傅名朋字友生, 就在郟郟县城居住。

孙玉姣 (白) 来到寒舍, 必有所为。

傅朋 (白) 你家可有雄鸡?

孙玉姣 (白) 雄鸡倒有, 只是昨日已卖完了。

傅朋 (白) 既是卖完了, 待我再到别家去买。现有玉镯一只, 奉送大姐。

孙玉姣 (白) 奴家不要。

傅朋 (白) 送与大姐, 收了罢。

(孙玉姣摇头, 下。)

傅朋 (西皮摇板) 我这里将玉镯且放下,
但看那佳人怎样拿?

(傅朋下, 孙玉姣上, 下场看, 拾镯, 试。傅朋上, 孙玉姣递镯。)

傅朋 (西皮摇板) 我看她拾玉镯是心中已允,
我二人一定要结成婚姻。

(傅朋下, 孙玉姣看。)

孙玉姣 (白) 妙吓。

(西皮摇板) 见少年丢玉镯扬扬去了,
好叫我小奴家挂在心梢。
但愿他遣媒人早早来到,

(孙玉姣闭门。)

孙玉姣 (西皮摇板) 我二人成姻缘凤友鸾交。

(孙玉姣下。)

【第二场】

(刘媒婆上。)

刘媒婆 (西皮快板) 他二人苟且事被我看见,
倒叫老身笑连连。

(刘媒婆笑。)

刘媒婆 (白) 我, 刘杨氏。今早打从孙寡妇门前经过, 看见小傅朋与孙玉姣二人, 眉来眼去,
好不叫人可笑也。

(西皮慢板) 这件事把我的牙关笑破,
孙玉姣小猴儿露了手脚。
此一番到她家细细问过,
看丫头对我说些什么。

(刘媒婆下。)

【第三场】

(孙玉姣上。)

孙玉姣 (西皮摇板) 母亲一去不回转，
倒叫奴家挂心间。

(刘媒婆上。)

刘媒婆 (西皮摇板) 今晨起在家中并未用饭，
贪看了他二人目送眉传。
迈步儿转过了孙家庄院，
到门首我急忙手扣门环。
(白) 开门来。

孙玉姣 (白) 是哪一个？

刘媒婆 (白) 连你刘妈妈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孙玉姣 (白) 原来是刘妈妈到，待我开门来。

(孙玉姣藏镯，戴镯，开门。)

刘媒婆 (白) 快点儿。

孙玉姣 (白) 刘妈妈来了，请到家中。

刘媒婆 (白) 你母亲呐？

孙玉姣 (白) 我母亲到前村听经去了。

刘媒婆 (白) 那么家里头，就剩了你一个人啦？

孙玉姣 (白) 正是。

刘媒婆 (白) 你妈可到真放心。

孙玉姣 (白) 妈妈请坐。

刘媒婆 (白) 坐着。

孙玉姣 (白) 妈妈你可用茶，待我与你泡去。

刘媒婆 (白) 我不吃茶。我说你妈去听经去啦，把你一个人留在家中，她倒也真舍得。

孙玉姣 (白) 这有什么舍得舍不得。

刘媒婆 (白) 我说你妈不在家，你这脚是谁给你裹的？

孙玉姣 (白) 是我自己裹的。

刘媒婆 (白) 这头是谁给你梳的？

孙玉姣 (白) 这头也是我自己梳的。

刘媒婆 (白) 看见了，看见了。

孙玉姣 (白) 妈妈看见什么呀？

刘媒婆 (白) 你胳膊上白花花明亮亮，是什么东西呀？

孙玉姣 (白) 这么，乃是一只玉镯。

刘媒婆 (白) 玉镯？你拿来，待我瞧瞧。

孙玉姣 (白) 妈妈请看。你要小心了。

刘媒婆 (白) 我知道，我比你还要经心呐。这只镯子真不错。想你贫寒人家，哪里来的这个东西呀？

孙玉姣 (白) 这……

刘媒婆 (白) 吓。

孙玉姣 (白) 这是我清晨起来，在门外捡得来的。

刘媒婆 (白) 捡来的？你可是真走红运哪。大清早起，一开门就捡一只玉镯。你妈妈天天东庄跑到西庄，城里走到城外，连一个小铜钱都捡不着。我看这镯子不是捡的吧，只怕是有情人送与你的吧。

孙玉姣 (白) 呸。好一个刘妈妈，你到此处，我将你让到家中，我母亲不在家，你口出恶言，是何道理？你快与我滚出去吧。我把你个老臭毡。

刘媒婆 (白) 哈哈，她倒翻啦。你当我全不知道吓？你且听了！

(西皮原板) 小傅朋今晨起闲来游玩，
他无故来到了孙家庄前。
你二人见了面传眉送眼，

他故意将玉镯丢在门前。
 那时节你开门伸手去捡，
 (白) 我学你那个样儿：你一开门，东一望，西一张，脚底踏着镯子啦。拿到手里一看，那傅朋可就回来啦。你赶紧把镯子放在地下，你假装赶鸡子的样式，就这么呕吐，呕吐。等他同你说了话之后，把镯子就送与你。你不肯要他，把镯子仍旧放在地下，这才拾起来戴上，你说对不对？
 (西皮摇板) 这件事你休要把老娘来瞒。
 (白) 你可真是气死我啦，我把你个小骚毡。
 孙玉姣 (白) 刘妈妈。
 刘媒婆 (白) 刘妈妈？庄里庄外，谁不知道我刘妈妈，要你叫我刘妈妈。
 孙玉姣 (白) 刘大娘。
 刘媒婆 (白) 刘大娘？刘二娘哪。
 孙玉姣 (白) 刘妈妈呀。
 (孙玉姣哭跪。)
 刘媒婆 (白) 我方才说的是不是，摇头不算点头算。
 (孙玉姣点头。)
 刘媒婆 (白) 我学的一点儿也不错吧。
 孙玉姣 (白) 是。
 刘媒婆 (白) 你起来吧。
 (孙玉姣起。)
 刘媒婆 (白) 哽！
 (孙玉姣跪。)
 刘媒婆 (笑) 哈哈哈哈！
 (白) 起来吧，妈妈同你闹着玩哪。
 孙玉姣 (白) 妈妈既然看见，还要求妈妈与我做主。
 刘媒婆 (白) 这个不难。他既是送了你玉镯，你也要拿一样东西送他才行。
 孙玉姣 (白) 想我这贫寒人家，哪有什么送他？
 刘媒婆 (白) 不论什么，就是身上所用之物都好。
 孙玉姣 (白) 这有绣鞋一只，妈妈与他拿去就是。
 刘媒婆 (白) 这是你穿的鞋吗？
 孙玉姣 (白) 正是。
 刘媒婆 (白) 是新的吧。
 孙玉姣 (白) 正是。
 刘媒婆 (白) 把这鞋交给我，管保一说准成。
 孙玉姣 (白) 但不知几时有回信。
 刘媒婆 (白) 你要等回信哪，一年后再说吧。
 孙玉姣 (白) 一年太多了。
 刘媒婆 (白) 那么你一个月听信吧。
 孙玉姣 (白) 奴家实实难等。
 刘媒婆 (白) 你等不了，那么三天听信吧。
 孙玉姣 (白) 三天？
 刘媒婆 (白) 三天。我也走了。
 孙玉姣 (白) 正是：
 (念) 妈妈此去要谨言，
 刘媒婆 (念) 莫要叮咛一再三。
 孙玉姣 (念) 但愿此去早回转，
 刘媒婆 (念) 管保你二人成姻缘。
 孙玉姣 (西皮摇板) 我这里送妈妈将门关上，
 等母亲回家来细说端详。
 (孙玉姣下。)
 刘媒婆 (白) 哈哈。你看这丫头，连三天她都不能等。这也别说，想我要是倒退二十年，叫我连一刻也等不了。
 (刘媒婆下。)

(完)